

负责任最苦 尽责任最乐

■李波

1972 年,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写信给周恩来总理,针对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的一些原因提出意见。对此,周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,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根据,“要求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好好议一下,并要认真实施”。他还特意强调:“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完了。”这话说得很重也很耐人寻味,针对的是当时一些同志的作风松懈,对工作如浮云般了无根基,看得见,摸不着,飘飘忽忽难落实,缺少责任心。今日思之,依旧拷问责任与担当。

何为责任?为何要尽责?尽到责任又如何?梁启超先生一篇文章提出:负责任最苦,尽责任最乐。细细想想“责任”二字的始末,深意大抵在此。有权必有责,有权力的行使必有负责、尽责的艰难。心存敬畏、如履薄冰,夙夜在公、殚精竭虑,待到责任尽完,对使命有所交代,方可以自我告慰,收获甘甜的喜悦。为党担责、为党尽责,是共产党人的“心学”,体现着我们这支队伍的苦乐观。

孟子说,“君子有终身之忧”,这忧不是顾影自怜的小我忧愁,而是家国天下的大我忧责。退休的第三天杨善洲便卷起铺盖上了

黄泥沟,在油毛毡棚里一住就是 9 年,植树造林 2.5 万多亩染绿荒无人烟的大亮山。谷文昌东山县治风沙时,带着技术员走遍了全岛 412 个山头,实地探风口、查沙丘,常是满身泥土,连续 3 年天一下雨就发动群众冒雨出动,先后种植木麻黄 8.2 万亩,构建起镇风沙、抗怒涛的绿色长龙。有人慨叹,当官不是什么美差,权力真是一种负担。这恐怕才是“担当”情怀的正解吧。

位卑未敢忘忧国。一说权与责,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那是别人的事,是“大官”琢磨的东西。其实不然。1934 年,红三军退出湘鄂西苏区后,因为没有电台,中央一直没有掌握他们具体的方位,党史上著名的停止“肃反”运动的“五月来信”无法送出。最终,组织上只能将它用密写药水写在两件衬衫上,交给通讯员小李。他不惧山高路远、重重关卡,一路苦寻,徒步走了两个多月才找到部队,将信交到贺龙手中,从而扭转了红三军的命运。这位“用生命送信”的同志未留下全名,但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那千千万万的小李。

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,是第一棵木麻黄试种成功时,谷文昌蹲在地上、爱抚树苗露出欣喜的笑容。要知道,在这之前十多个树种、几十万株苗木都没种活,一经风吹沙

打便奄奄一息。有了那样一份尽心尽责、百折不回的韧劲,才能真正体会到风雨之后难以言说的成就感与问心无愧。反过来说,责任未尽哪有乐可言?我们的干部队伍里决不可以有“潇洒官”“太平官”,只想当官不想干事,只想揽权不想担责,只想出彩不想出力,先不说将受到追究问责,夜深人静之时也难以坦然面对一己良知。

越是艰难处,越是修心时;越是尽责后,越有开心颜。正所谓“种树者必培其根,种德者必养其心”,党性教育乃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,把责任与担当铭刻在心,时时勿忘、久久践行,我们定能在群众满意中收获“而今而后、庶几无愧”的快乐。

周末闲评



画中有话

出境游提醒

春暖花开日,踏青最佳时。习惯了国内的花开花落,许多消费者也做好了出境踏青的准备。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人员提醒广大出境旅行者:为了出行的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,在做各种出境旅游攻略时,别忘记了解检验检疫注意事项。

新华社发



加强“微语言”治理刻不容缓

言者有意

■宋晖

在互联网时代,微信、微博等社交平台使用的语言可以称为“微语言”。当前,“微语言”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,并且呈现由“微”向“大”的发展趋势。“微语言”在给人们语言生活带来鲜活与清新感觉的同时,也带来“泥沙”与“污垢”,不少“微语言”呈现低俗化倾向,对人们尤其是少年儿童的语言学习带来负面影响。在互联网时代,“微语言”是无法回避的语言发展趋向,我们既要适应并发展“微语言”,又要重视“微语言”治理工作。

当前,“微语言”的发展正在重构传统语言生活。比如,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微信“朋友圈”属于私域,因此说什么、怎么说可以不受限制。事实上,“朋友圈”作为新兴的社交平台,人们对其性质至今尚未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,不能简单认为这里就是私域。“朋友圈”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对传统意义上的

“语境”加以重新审视,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,“朋友圈”就是移动互联网中的一个“语境”。在这个语境中,言语交际主体呈网状连接,关系错综复杂。我们在看到“朋友圈”好友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,对好友的认知度也呈现宽泛化和浅层化趋势,似曾相识的朋友多了,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朋友也多了,人们在貌似彼此熟悉的“朋友圈”里进行言语交际活动,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多话题互动。这在传统语言生活中是不可想象的,由此带来的语言问题也更加复杂多样。

“微语言”在对传统语言生活进行重构的过程中,出现了一些在语言学上不适合提倡、在公私领域都不适合传播的语言现象,包括语言暴力、语言低俗、语言臆造、语言失范、语言符号表情化和拼音化等。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,这类问题属于语言污染,对语言生活会造成负面影响,尤其会对少年儿童语言学习造成不良影响。因此,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,进一步加强“微语言”治理。过去,我们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通常是自上而下的,主要由国家语委和相关部委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语言管理。面对现阶段“微语言”迅猛发展的势头,为了确保我国语言生活健康发展,相关各方都要增强主

动性,大力加强“微语言”治理。

加强“微语言”治理,应深入到“微语言”使用的平台。“微语言”主要在微信、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使用,因此,对其治理也必须深入到这些社交平台,采取有的放矢的举措。有的互联网公司曾公布“坏(脏)词表”,这对于“微语言”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从事网络信息技术服务的公司都应有“微语言”治理意识,不能为语言污染推波助澜。比如,汉字输入法、搜索引擎等都应设置过滤词表。各种社交平台的管理者更应高度重视语言污染问题,防止低俗语言肆意蔓延。把“微语言”使用的平台治理好了,“微语言”的语言污染问题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。

加强“微语言”治理,需要形成多方协同行动的格局。加强“微语言”治理,不仅需要国家进一步完善语言政策,需要相关机构运用不同工具和手段来规范语言的使用,还需要各相关主体共同努力、形成合力。当前,关于语言治理模式,学界一般认为存在“政府主导型”和“多利益攸关方”两种模式。无论哪种模式,事实上都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参与。只有各方协同、形成合力,才能有效清“泥沙”、去“污垢”,让“微语言”更加鲜活清新,让人们的语言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

“刷脸取厕纸”是谁之耻

■张贺

近日,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公厕里出现了 6 台“人脸识别厕纸机”,如厕者必须在机器面前“刷脸”才能取出 60 厘米至 70 厘米的厕纸,而且同一人必须间隔 9 分钟才能再次取纸。如此“黑科技”用在了如厕这件小事上,真令人啼笑皆非,但不这样又能怎样?本来天坛公园所有公厕都有免费厕纸,但总被人整卷顺走,有人甚至一天来几次。厕纸虽然不值钱,但架不住有些人持之以恒地拿。公园管理方也是百般无奈才搬出了“黑科技”。据报道,由于操作不熟练,平均每位游客用时约半分钟。相比普通的抽纸设备,时间拉长。我想,如果有人真的内急,站在厕纸机前刷脸取纸,该有多尴尬。

“刷脸取厕纸”这件事充分说明,如果缺乏诚信,方便快捷就会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“奢侈品”。本来根据需自行取用厕纸是最快捷便利的,但少数缺乏公德的人迫使公园必须默认所有人都是贼,不得不采取技术手段堵塞漏洞。由于对游客不信任,公园不得不花钱买刷脸厕纸机,一台高科技机器的价格肯定比一卷厕纸高得多。而游客本来可以短短数秒就拿到厕纸,现在却要付出五六倍的时间,损失的时间也很多。诚信缺失抬高了不必要的社会成本,最终导致公园和游客“双输”。

中国人都知道,国内大多数公厕是没有厕纸的,出门必须随身携带纸巾,否则一旦遇到内急就麻烦了。而外国游客对此缺乏了解,经常闹出上厕所没带手纸的险情,以至于在某些国家的旅游手册上特意注明“中国公厕不配厕纸”,提醒游客注意。

是外国人比中国人思想觉悟高、道德素养好?我未必。人性不分中外,都是一样的,差别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。发达国家经过了长期的市场经济洗礼,契约精神、诚信意识深入人心,一般正常的人不会为了蝇头小利冒失信的风险,久而久之,大家习惯了,就压根想不到要去占这样的小便宜。

而且,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法律完善、执法严格,一旦犯事,不但丢人,还很有可能因诚信记录不佳而失去找工作、办理贷款、租房等的资格,偷厕纸是一件收益低而风险高的事。

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正相反。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,社会成员普遍没什么契约意识,相互之间缺乏信任,总担心被对方欺骗,而实际上如果不加防范还真可能上当受骗;同时穷人多,一卷厕纸能给家里减轻些负担,顺手牵羊的诱惑就比较大;而且因小偷小摸受惩罚的概率很低,所以偷厕纸是成本低的事,厕纸当然就保不住了。

“刷脸取厕纸”的确是迫于过去无序用厕的压力而采取的无奈之举,但可喜的是,毕竟现在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公共厕所开始配备厕纸了,相比若干年前这就是不小的进步,意味着诚信社会的萌芽已经出现。相信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,契约精神会逐渐普及,社会成员终将认识到,免费提供的公共物品代表着一份信任,不辜负这份信任才会创造一个彼此信任、无须设防的幸福社会。

招
教
辅
导

2017 年商水招聘教师在
即,省教师教育专家、高级心理
学讲师樊迎贤帮你轻松考试,通
过率高达 90%。周六、周日上课。
地点:商水法姬娜荣盛家
园 5 栋 503
电话:13603876980